

文/片 记者 李梦晴  
通讯员 孟娟 郑若祥 王汝伊  
德州报道

好山东

齐鲁晚报

A06-07

2025年10月2日  
星期四

好  
人  
、  
好  
品  
、  
好  
客

扫码进入齐鲁鲁点  
“好山东”专题

山东德州

### 蚩尤戏衍生 宁津杂技

近日,记者来到宁津县杂技团的训练馆时,18岁的张建国正在进行日常训练,他主攻的项目是《晃篮球技》,这一项目惊险刺激,极具挑战性。只见在接近两米的高台上,五层晃动的圆管层层堆叠,摇摇欲坠。张建国就站在这极不稳定的高台之上,凭借着超凡的平衡技巧,自如地施展着抛接球技、原地旋转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,即便有着周全的安全保护措施,还是让旁观者的心不由自主地悬到了嗓子眼儿。

张建国令人惊叹的表演,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高超技艺,更让人看到了宁津杂技传承至今所蕴含的深厚功底与独特魅力。宁津是中国杂技艺术的发祥地,杂技界的刘家门、齐家门、苗家门创始人均出自宁津县的野竹李村。宁津杂技起源于《史记·乐书》记载的蚩尤戏,萌生于秦汉,形成于唐宋,兴盛于明清。它以质朴粗犷、柔中有刚著称,“惊、险、奇、美、新”是其特点,其久远的发展历史、广泛的群众基础,深厚的文化底蕴、精湛的演出技艺,对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是宁津杂技演员们的真实写照:聚光灯下,演员手中的空竹如流星,绸吊演员似飞燕翩跹……演员们用高超的技艺和惊人的胆识,在短短几分钟内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,但台上精彩瞬间的背后,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。

孙晓莲是宁津县杂技团的一名老师,12岁便开启了与杂技相伴的人生。“我的老师們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艺人,我当时从基本功练起,包括压腿、弯腰、顶功等。”孙晓莲回忆道。

孙晓莲专攻的节目是“蹬板凳”,她在节目中担任底座这一关键角色,当时体重不到110斤的孙晓莲,需要蹬起叠架着的12条板凳,板凳上再站五名演员表演倒立、下腰叼花等各种高难度动作,总重量接近500斤,完整表演下来,需要22个人共同配合,整个节目时长6分钟。“我从15岁开始练这个节目,一开始蹬着梯子,梯子两边放上磨盘,以此锻炼力量。”从单纯增加重量,到延长训练时间;从最初只能坚持五分钟,逐渐增加到半小时,孙晓莲这一练就是三年,与其他演员的磨合,又花费了她一年时间,直到18岁,孙晓莲才正式登台演出。凭借着精湛的技艺,孙晓莲的表演足迹遍布国内外。

如今,孙晓莲将自己的经验与技艺传授给下一代,在教学过程中,她既结合以前老师的教学方式,又融入新的动作和理念,与时俱进地培养杂技人才,让她所教授的单手顶节目,也在她的悉心指导下,不断涌现出新的亮点和活力。

### 招生全面考察形体心理

记者采访时,14岁的陈健豪也在刻苦练习顶花坛,他手握一个小花坛,精准地将花坛抛至头上,运用头部、肩部、颈部等部位的力量,将花坛稳稳顶起。陈健豪出身于杂技世家,父母皆是杂技演员,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下,他对杂技的热爱与日俱增。在陈健豪专注练习顶花坛的身影里,我们看到了宁津杂技在个体身上的传承与磨砺。

早期,宁津杂技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存在,艺人们凭借着对杂技的热爱和执着,走街串巷、四处演出,将这门技艺代代相传。1956年,宁津县杂技团正式成立,统一整合民

间杂技团体,促进了杂技艺术的规范化、专业化发展。1975年,宁津杂技艺术学校成立,自此,杂技团和学校相辅相成。

“在招生方面,学校面向全国招收20周岁以下的青少年。”宁津县杂技团团长、杂技艺术学校校长高书新介绍,招生以面试为主,环节严格而全面,着重考察学生的形体、骨骼、柔韧度以及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。“杂技训练是一个漫长枯燥的过程,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。”高书新说。

进入学校后,除了文化课,学生们还将学习系统的专业课,包括基本功训练和节目发展训练。宁津杂技特别重视腰、腿、顶、跟头功的训练,艺人一般都有扎实的基本功底。之后,学校会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条件,划分节目发展方向,因人而异制定单独的、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,确保学生能够得到最专业、最细致的指导。“老师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,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看出每个学生的发展潜力,像钻研这个节目,主要考察弹跳力和翻跟头的准确性。”高书新说。

### 篮球道具提升蹬技难度

“杂技是个全面手。”高书新说,表演过程中,杂技往往需要融合舞蹈、武术、戏曲等多种艺术元素,使整个表演更加丰富多元,富有层次感。同时,灯光、音乐、道具、服装等各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,与表演内容相得益彰。

过去的杂技节目往往侧重于技巧的极致展现,而如今,为契合大众审美、实现老少皆宜的观赏体验,杂技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,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与升级,宁津县将传统杂技与红色文化融合、与体育项目融合,与现代马戏融合,先后参与创作演出了大型情景剧《水浒传天》《徽韵》《长城》《大刀传奇》等,《足踏青春-球技》《半山梦影-高拐》等创新型节目,为杂技艺术带来更大的生机和活力,其中,宁津县杂技团推出的《足踏青春》便是这一创新实践的杰出代表。

“《足踏青春-球技》是一个集体性杂技节目,在蹬技这一传统项目上大胆创新。”高书新介绍,以往的蹬技表演多以蹬板凳、水缸、伞等物品为主,而此次节目将道具换成了篮球。从视觉效果上看,篮球的冲击力或许不如传统道具强烈,但实际上,这一改变极大地提升了表演难度。“篮球体积小、重量轻且形状为圆形,滚动性极强,还要躺在特制的椅子上完成各种动作,对演员的平衡感和控制力提出了极高要求。”高书新说。

初期,演员们在地面上从最基础的“控球”动作练起,为了达到“人球合一”的境界,演员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蹬球专项训练,将双脚练习得如同双手般灵活,能够精准控制四个篮球的滚动和平衡。之后,演员们开始尝试在椅子上进行表演,不仅要保持身体稳定,防止篮球掉落,还要与其他演员默契配合。从节目构思到正式登台表演,整个过程历时三年,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演员们的辛勤汗水。

### 海外演出挑战不小

多年来,宁津杂技团频繁走出国门,其足迹遍布韩国、沙特、美国、意大利、泰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,以精湛技艺征服海外观众。“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与审美偏好,这给我们的海外演出带来了挑战,却也激发了创新活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。”高书新说。

以沙特之行为例,杂技团赴沙特表演时,被当地要求不允许播放



9月30日,宁津县第二届杂技古会盛大开幕,并且国庆期间每天都上演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文艺表演,让宁津杂技“惊险奇美新”的独特魅力得以进一步彰显。

宁津杂技是流传于德州市宁津县的传统民间杂技艺术,以“惊、险、奇、美、新”五大艺术特色而闻名。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,融合了力量与技巧、惊险与美感,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无数杂技人的传承创新,成为宁津这片土地上一张闪亮的名片。



杂技演员表演《龙腾虎跃一蹬人》。

音乐,男女演员需分开表演。音乐在杂技表演中是调动观众情绪的重要元素,缺少了它,演出冷场的风险大增。但杂技团迅速调整策略,凭借丰富的表演经验把控节奏,同时增加了与观众的互动环节,成功调动起现场气氛,让演出依然精彩纷呈。更有趣的是,沙特观众还邀请杂技演员到家中表演,面对场地从专业舞台到家庭空间的转变,杂技团精心编排小型节目,以适应新环境,为观众带来别样的观赏体验。

“面对国外的观众,我们会在尊重当地审美与文化差异的基础上,展现文化自信,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”高书新表示,演出过程中,他们会密切关注观众反应,详细记录,以便后续表演时突出亮点。

## 千年传承舞出《惊险奇美新》

### 宁津杂技



## 一根杆一台戏

入选『国字号』,这两项民间杂耍『魅』在哪儿

文/片 记者 张亢 薛小东 王坤  
通讯员 王永鑫 泰安报道

### 老木箱见证百年起源

国庆节前夕,记者来到新泰市羊流镇大洼村,村委大院里,独杆跷用的槐木杆被阳光染成了暖金色。几个孩子正在练习“单踩”,张波在旁边悉心指导着,看着他们摇晃着站稳,又笑着摔倒,像极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。最近张波每天都泡在训练场地上,国庆节当天,他们要带着这门百年非遗技艺,到新泰莲花山景区进行专场表演。这也是独杆跷摘得国家级荣誉后,首次面向游客的集中展示。

大洼村的非遗展厅就设在村委里。推开展厅木门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屋中央那口深褐色老木箱。箱体简陋,连边缘起到保护作用的铜件都没有,开关时会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但是却已传承了百余年。“这箱子是从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传下来的,以前老一辈艺人就是用这个箱子装戏服、道具,现在是我们的‘镇馆之宝’。”张波说。

掀开箱盖,内侧的墨字虽被时光浸得有些淡,却依旧能看清笔画走势:左侧“光绪廿三年十壹月廿三日 立”笔锋遒劲。右侧记录的字迹风格不同,笔画间藏着工整,提及“前竹馬中断三十年 今一九八四年 禧逢甲子 羣衆拥护”,还标注了创制人、助手与财政筹备者,末尾“全村人人保护为妥”的字样,足见这门技艺当年在村里的珍贵程度。最顶端还有两个字,“有人说这俩字应该从左往右念‘行德’,也有老一辈人说该读‘德行’,不管怎么说,都是我们村里人对这门技艺的尊重。”张波说。

根据木箱记载,独杆跷至少发源于清光绪二十三年。它的起源,正与清末羊流镇的民俗生态紧密相连。当时羊流一带经济发达,道教、佛教兴盛,八腊庙、城隍庙、五祖观等庙宇林立,庙会祭祀活动频繁,舞龙灯、舞狮子、跑旱船、踩高跷等民间杂耍汇聚,尤以高跷最为盛行。各庙宇祭祀日聘请艺术队助兴,哪家技艺独特、难度高,来年就会成为热门,这种“以艺争位”的竞争,倒逼艺人寻求突破。

为在竞争中胜出,部分高跷艺人开始创新:用单腿跷一级级跳下台阶,引得观庙高层与群众喝彩,第三代传承人王兆杰的老师王家络,正是当时单跷跳台阶的名家。为守住这一绝技,王家络将高跷改为单脚跷,更大胆去掉绑在腿上的绳索,不用任何固定物,仅靠单脚踩板表演,并将技艺传给王家子弟王兆杰。至此,独杆跷的核心形态正式形成。

王兆杰并未止步于技巧展示,他结合大洼村沼泽地貌多青蛙的特点,融入道教“刘海戏金蟾”的民间传说,将单一的技艺表演与小戏结合,编创了“刘海戏金蟾”这一经典剧目——独杆跷从此从“杂耍”升级为有叙事、有角色的综合艺术,成为中国民间舞蹈中独树一帜的存在。

### 无缚平衡显出真功夫

独杆跷的真本事,全在“无缚”二字。“普通高跷用绳子绑脚踝,我们不用,全靠腿夹杆、腰发力找平衡。”张波展示了一波绝技:他拿起一根跷杆,双脚猛地踩上路板,膝盖微扣,双手张开,稳稳站了几秒,这叫“大撒把”,我小时候练了很久才敢在人前表演。最难的是“脚离跷”,双脚暂时离开踏板,全靠双手抓



在2025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与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,新泰独杆跷第六代传承人张波接过“中华体育文化优秀民族项目”荣誉证书时,掌心不自觉地攥紧,这门发源于清光绪年间的民间绝技,时隔百余年后在国家级舞台上“跳”出了齐鲁非遗的精气神。

近日,记者来到新泰市羊流镇大洼村,探访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。走进非遗展厅,阳光下的老木箱泛着温润的光,旁边堆叠的竹马、旱船整齐排列。从光绪年间的老箱子到如今为学生准备的练习杆、几根杆子、几个竹马,就把独杆跷的老技艺和新改变,悄悄串在了一起。

## 一根槐木杆撑起百年传奇

### 泰安独杆跷



着杆上的横木支撑,再慢慢把脚放回去。”

“以前庙会表演,包括现在也是,先让‘百兽图’打场,就是八仙过海中八仙骑的坐骑,以旱船的形式把场子撑开,然后我扮演的刘海踩着独杆出来,另一个人扮金蟾,围着我拍地、扑花、翻跟头。”张波比划着动作解释。

这份“无缚”的底气,源自一代代人的摔打。看着木箱里的旧物,他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:那是他刚上小学时,用的是短杆,“独杆跷一

般都是用槐木制作,质地比较坚硬,高度60厘米、80厘米,一米二的也有。”第一次踩上去,没几秒就摔了,胳膊肘蹭破了皮,练习的过程中没少挨摔,师傅只让他自己站起来,强调“要掌握好平衡,你稳它就稳”。

从清光绪年间的庙会场上,到如今的村广场里,百年独杆跷的每一次“跳跃”,都藏着守正创新的智慧:守着独杆跷的根,迎着新时代的風。这门老手艺,正以最鲜活、最动人的姿态,把齐鲁大地的非遗故事,讲给更多人听。

### 老杆上有了新希望

箱角还有一些碎花布,是上世纪90年代村里庙会的戏服碎片。当年没有定制的戏服,都是凑着家里的鲜艳布料改做。化妆上也没有讲究,随便擦点胭脂,抹抹嘴唇就能上台,连金蟾的眼睛也是抠去灯丝的旧灯泡做的,样子虽糙,可台观众看得热闹,锣鼓声、叫好声能盖过整个村子。

张波给记者看了一段1999年2月3日的录像。视频里,一个小孩穿着校服,踩着独杆跷表演,背后的横幅上写着“大洼民间艺术队”,地上表演金蟾的正 是年幼的张波。视频传出来的声音,人生鼎沸,敲响打鼓,热闹至极,仿佛让人瞬间穿越到了那个年代。

“现在青年人都出去打工了,剩下孩子们,放假也在家抱着手机,得想办法把人拉回来。”张波坐在展厅的长凳上,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。

村里的办法很实在:路灯亮了,场地多了,隔段时间就组织活动,敲响打鼓踩独杆,用热闹劲儿唤回大家的兴趣。张波则把更多心思放在下一辈身上,他收了徒弟,先给孩子们讲老艺人改双跷为独杆的故事,再教如何掌握平衡。“刚开始,孩子们没耐心,站两分钟就想跑。”张波说,慢慢地,村里随便拉出来个孩子,都能像他小时候一样露两手,这让张波看到了希望。

从清光绪年间的庙会场上,到如今的村广场里,百年独杆跷的每一次“跳跃”,都藏着守正创新的智慧:守着独杆跷的根,迎着新时代的風。这门老手艺,正以最鲜活、最动人的姿态,把齐鲁大地的非遗故事,讲给更多人听。